



徐志平
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生
台灣省桃園縣人
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
現職／
國立嘉義農專講師

作品／
詩：回憶、妳來、海的茫然等
散文：梨山之夜
小說：行路難

記泉州街難忘的一年

散文第二名 徐志平

泉州街是一條很短、很落後的街道，從和水源路的垂足點延伸，到南海路為止，總長可能不超過一千五百公尺。兩旁都沒有什麼高樓，尤其靠近水源路河堤這一帶，幾乎是貧民區。凌亂的建築，各式各樣的平房：中式的、日式的、木板鐵皮搭蓋的，巷弄曲曲折折，常叫人迷路。置身其間，使人頗懷疑這竟也是屬於首善之都的一角。不過也不過於瞧不起它，它可是包圍在青年、河濱兩大公園，台大、師大、淡大城區部，以及建中、植物園、中央圖書館之間。不知道什麼原因使它開發得這樣遲，使它在這十丈紅塵中，獨自保有它的落伍和原始。住在這裡的人真是有福的，河濱的夕陽、青年公園的風、以及近到幾乎是觸可及的文化資產；傍晚回到家中，還可以沖一壺茶，在自家門前斑駁的藤椅上納涼。

大學畢業這一年，意外的考取師大的研究所，同時小妹也以第二志願考上中山女中；加上原在師大唸夜校的大哥、讀建中的弟弟，四兄妹竟在台北會齊了。我和大哥從小在北部農村長大，至於異父的弟弟、妹妹的童年，則是在中部的一個山城度過的。於是這一年，竟成為我們兄妹唯一真正共同生活的一年。

懷著興奮的心情，我踏進這個陌生的大城市。台北的十月，已經有了很深的秋意，馬路上有隨風低舞的落葉，路樹和草色也略微泛黃。不過當我從二五三號的公車下來，却仍是揮汗如雨，更糟的是錯過了大哥爭先抄給我的站牌，我完全迷失了。在和平西路上徘徊，漸漸覺得焦躁，又執拗的不肯向別人問路，衣衫濕透了，來回走了許多冤枉路。好不容易發現了陸橋下的自強市場，沿著汀州路螢橋國小的圍牆，找到了瑟縮在西風中老舊的泉州街時，已是暮色蒼茫了。

我們合租了半幢日式的木造平房，利用許多廢棄的門板，很技巧的隔成四間僅夠容納一張書桌、一方席被的小臥室。還附庸風雅的各自命名，像大哥的拙廬、小弟的逸齋、小妹的夢軒，以及我的適然居。此外，我們還擁有一間小小的廚房，這是最令我們滿意的地方。

白天，我與弟妹到校上課，大哥在家中苦讀，準備投考研究所。傍晚，乳燕般的歸巢，然後步行到自強市場地下室，去吃自助餐。飯後，沿著河堤回來，沐浴在涼爽的晚風中，一面大蓋白天的趣事、一面觀賞河畔的景致。直到隔岸永和市的燈火一盞盞亮起，中正橋上的車燈忙碌的穿梭著，這才依依不捨的回來。大哥騎車去上課，弟妹各自回房用功，我則辛苦的在燈下，圈點著艱澀古奧的禮記，或是詩經。

從小失去父愛，母親又長年在外工作，大哥與我同有一個寂寞的童年，尤其每當年節時，看到鄰居濟濟一堂，熙熙然享受著天倫的歡樂，小小的心靈充滿了羨慕與哀傷。後來，母親有了另一個家，我們只有隨著外祖母，艱困地成長。奇異的是，我們的環境中沒有鄙夷與恨，也許該慶幸我們住在純樸的鄉村，雖然挨過餓、受過凍，但並不曾走入歧途。孕育在我們內心的，是對世情的多一分認知，也多一分同情。對於異父的弟妹，雖少相處，但極其鍾愛；而天性質樸的弟妹，也對異姓的兩個哥哥十分尊敬。

大哥個性豪爽，我們從不覺得他是大哥，而是朋友。釣魚是他最大的興趣，常常自認為技術高超，而我呢？則是一竅不通。不過情況常是這樣的，我陪他去釣魚，他幫我綁妥魚鉤魚線、調配好魚餌，然後開始下桿啦！我大約總要釣幾條小魚，而他的浮標則始終毫無動靜；當然兩人都空手而回也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晚，他下課後十點多，提議到秀朗橋下夜釣，於是兩兄弟興沖沖的去了。一直蹲到凌晨三點，又餓又冷，却毫無魚訊，不死心，走去濠濠谷。騎上機車，摸黑趕到濠濠谷，坐下安頓好，下桿吧！凌晨五點，聽到遠處雞啼了，魚篋還是空空如也。怎麼樣？一不作二不休，再往上走，直上烏來。一直折騰到中午，終於鑿羽而歸。結論是，一定是我們的魚餌過期了。

在經濟上那是大哥非常艱困的一年，他原來白天在一間私人公司任職，為了準備考試而辭退了工作，靠著一筆為數不多的積蓄，刻苦度日，而他又出手闊綽，若不是我們未來的大嫂管著他，並且還時加補助的話，到後來非大筆舉債不可。我自己也不比他好多少，暑假打工賺了點錢，教育部每個月發兩仟元獎助學金，必須節衣縮食，才足夠買書影印資料；弟妹們的生活費則是由父母親供應的。衣食雖然無虞，但也談不上豐裕，然而，我們的歡樂並不稍減，孔夫子說：「無欲則剛」，內心不邪曲，就有快樂。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慾望，最多是假日時，自己買一點菜，吃一次以青菜為主食的牛肉火鍋。吃完後，玩牌，最輸的負責洗碗。有時，爸媽北上來看我們，帶大家到六福客棧飲茶、或者到孫東寶吃一客牛排。畢業後，我自己有了收入，不知上過多少茶樓、也吃過近千元一客的丁骨牛排，可是都尋不回那滋味了。至於市面上流行的什麼石頭火鍋、沙茶火鍋，又怎能與我們親手烹調，包含著無限趣味的相比呢？

對我來說，泉州街的確是十分方便的。白天的時間，我不是在師大上課，就是到中央圖書館查閱資料，而這

裡騎車到師大只要五分鐘，到中園只要三分鐘。若有朋友來訪，我就帶他到青年公園枝葉扶疏的花廊下坐一個下午，看老人們悠閒地散著步、媽媽們推著小孩來乘一會兒涼。到傍晚，遊人漸多了，丟球的、玩飛盤的、打拳的，尤其那些漫天飛舞各式各樣的風箏，最叫人流連忘返。

由於畢業於中部的的大學，生活步調比較舒緩，而且我是轉系生，又搞了一年社團，與北部大學畢業的同學比起來，程度的確是落後很多，這一年的研究所生涯，真可以改一句東坡的詩「汗流浹背走且僵」來形容。找資料、寫報告、發表心得，都是毫無經驗的，只有一步步摸索、咬緊牙關苦撐，在我求學的歷程中，從未如此的挫敗過。在大學期間，我主編過校刊、考過第一名、在許多校內的創作比賽得過獎，那是何等的風光？豈知只一易地，就沈落到配角中的配角中，抬不起頭來。那種由峯頂陡然跌落的苦悶，使我憂鬱極了。這時，我更體會了家的溫暖，大哥會以義理開導我，而弟妹總願耐心地、靜靜地聽我訴怨。之後，我又能重新站起來，勇敢走下去。

小弟與我有類似的困擾，在中部山城，他的優異成績是大大有名的。然而建中是何等人才薈萃的明星學校，能夠保持中上已屬不易了，何況是第一。他結交的一批天分極高但不肯在課業上用心的朋友，常到我們的住處唱歌、喝酒、放言高論，大談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和抱負。有一回鬧得非常不像話，大家喝太多，許多人放聲大哭了。望著他們年輕的、含淚的臉孔，我竟無言以對，雖然比他們年長，多讀了一點書，可是我不知道能把什麼人生的智慧教給他們。大家醉落於暮冬寒風中，沒有誰真正經歷過真實的人生。但是少年也正有少年的苦悶與愁懷，我相信——也許未必正確，偶然地渲洩對他們是好的。到明天，拭乾淚水，仍要勇敢去迎向那未可知的人生，努力去成長，去琢磨智慧，為不久的將來做好準備。

想通了這一點，我們便不該埋怨什麼，生命既不能完美，我們便會在殘缺中尋找一分慰藉，各自守住自己的崗位，去為自己的前途付出一分心力。

在寒天的夜晚，大哥下課後，給我們帶幾包口糧回來；或是大家披上外套，到市場邊吃一碗熱熱的陽春麵，順便買一條剛出爐的全麥土司，咬在口中，內心十分溫馨。有時，在遠方教書的女友，寄來一罐咖啡、一包餅乾，足夠溫暖我們在孤燈下熬夜苦讀的心情。我們的前程在未來，我們的目標在遠方，一點點物質上的欠缺、一兩次生命中的挫敗，正好用來妝點我們成長的途程，不致過於單調乏味。

一年的時光很快的過去，在六月的驪歌聲中，大哥與小弟相繼畢業了。以後，一個服務於市黨部、一個考上中部的醫學院，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。半年後，我與小妹也分別搬到學校旁，而向泉州街告別了。畢業後，小妹考上大學中文系；我則服役、結婚，為找工作而忙碌著。

這一天，偶然的機會，我們搭大哥的便車北上。經過高速公路、經過建國南北路高架橋，一路直奔公館。在我的提議下，我們回到了泉州街，只見狹窄的道路已經拓寬成四線大道了，路旁高樓櫛比，那裏再是過去那蕭條在寒風中、清寂冷落的泉州街呢？不知該為世事的滄桑唏噓，還是為它新生的繁華慶幸，只是那人面桃花之感，久久、久久地，難以平息。